

隆州縣城文史資料

總第2499

漳州芗城文史资料

第六辑（总第二十四辑）

（内部使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5年11月

责任编辑：王和贵 陈松年 汤怀亮

封面题字：蔡大燮

封面设计：马楚育

漳州芗城文史资料

第六辑（总第二十四辑）

主办单位：政协漳州市芗城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单位：《漳州芗城文史资料》编辑部

批准证号：闽新出(漳)内书刊第95032号

印 刷：华安印刷厂

漳州芗城文史资料第六辑

目 录

硝烟虽散 雄风犹在

——回忆港尾在抗日战争中的史实……………黄叶沱 (1)

日军飞机滥炸漳州的罪行……………陈郑煌 (5)

抗日救国 不忘历史

——菲律宾“华友”战斗英雄陈增槐自述……………柳永真 (8)

漳州北乡暴动……………阮位东 林跃泉 (14)

漳州解放初期群众文艺工作概况……………林长顺 (22)

漳州图书馆史略……………傅文奇 (38)

黄挽狮小传……………林俊文 (43)

忆张连金与华英小学……………郭上人 (47)

故国情愫赤子心

——记原印尼巨港华侨总会主席林永木……………柳永真 (55)

唐宣威将军昭应侯许天正传……………许永忠 杨惠民 (59)

闽粤许氏宗源简介……………杨惠民 (65)

漳州温泉今昔谈……………徐苍生 (68)

芗城古井……………张胡山 (73)

漳州特色的“骑楼”式街廊……………黄叶沱 (77)

历史上的乞丐和漳州乞丐营……………张胡山 黄叶沱 蔡庆麟 (80)

腊尾岁朝侃过年……………黄叶沱 (87)

端午节及其习俗……………张胡山 (98)

漳州市区路、街、巷的演变……………黄叶沱 张胡山 汤怀亮 (104)

南山寺记略 (重载)…………… (149)

补白

- 甲午战争百年祭（13）
- 漳州南山寺五宝、八胜（21）
- 清代鸣锣喝道（37）
- 秤星的传说（42）
- 作者来信（46）
- 漳州孔庙的红门金钉（67）
- 松洲书院是全国最早的书院（72）
- 漳州西湖（86）
- 何衙内与柯衙内名称的由来（97）
- 如意（103）

硝烟虽散 雄风犹在

——回忆港尾在抗日战争中的史实

黄叶沱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我有幸于5月19日随芗城区政协文史参观组到龙海市港尾镇参观。站在当年击沉敌舰的南炮台前，凭吊古炮台的雄姿，更深切地体察了当年抗日将士们奋起抗敌的英姿与豪情，使我回忆起五十多年前，港尾南炮台在抗日战争中，发出了抗日救国的怒吼，打响了闽南抗战第一炮、以及迫使汪伪军三个团反正的胜利事迹，宣示了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不屈精神，我是抗日战争的历史见证人，本世纪之后，重温港尾在抗战中那二次弥足珍贵的胜利史实，它不仅仅是打响了闽南抗战第一炮，而且是准确地发炮，击沉日敌的第一艘驱逐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闽南军民抗战意志与信心。回忆已往，记述于下：

一、打响闽南抗战第一炮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我北方大片国土的同时，加紧对我省金门、厦门的侵略活动，同年9月3日凌晨，日敌“羽风”、“若竹”等三

艘驱逐舰，悍然侵入我大担山灯塔前，向我白石炮台、曾厝垵海军飞机场等处发炮轰击，同时也猛攻厦门胡里山炮台。当时我港尾南炮台守台官兵观察敌情后，愤然扬起架在炮台上的大炮，在炮长何荣官的指挥下，发射出愤怒的炮弹，射向日舰；隆隆的炮声打响了闽南抗日战争第一炮。由于炮台官兵齐心合力，操作有方，发射三发而两中，使敌“若竹”号舰头尾均受重创，丧失战斗力，在“羽凤”等两舰夹护下，仓惶掉头向台湾方向窜逃，结果“若竹”号敌舰在青屿北面沉没。这是抗日战争在东南海域击沉的第一艘敌舰，其光辉战绩，遍为传诵。今天，我们亲临实地，回忆炮台官兵奋勇抗敌的英雄业绩，令人永远铭记与怀念。抗日战争硝烟虽已消散，但古炮台雄风犹在，岿然屹立在祖国东南海疆，成为人们缅怀的古迹。

南炮台（也称“屿仔尾”炮台），位于原海澄县港尾区（今龙海市港尾镇）打石坑海岸突出部的“镜台山”上，与厦门胡里山炮台南北对峙，保卫着祖国的东南大门。

炮台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当时闽浙总督邓廷桢为配合林则徐虎门禁烟、御侮备战而建。光绪十七年（1891）加以扩建，改装了德国1885年制造的克虏伯大炮，置大炮四门，其中主炮一门，副炮三门，并配备发电机和动力机械的操作台等设施，使用的炮弹每颗约重80—100斤。据说原来主炮已移到厦门，另三门副炮因年久失修而毁废，现在人们所看到的置于炮架上的生铁大炮，是从别处移来供参观的。

不过，南炮台的炮城依然屹立在原处，城墙周长240

米，高4.5米、厚1.5米，用三合土夯建，为椭圆形，建有女墙、垛口、枪眼。另有兵舍、弹药库等，炮城遗址经百余年的风雨剥蚀，仍坚实完好。城门上“播荡烟尘”四字仍清晰可见。现在，这座百年来反帝、①反侵略战争中屡建奇功的古炮台，已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二、汪伪军黄大伟部三团港尾反正

1940年2月17日，厦门（于1938年沦陷）日寇驱使汪伪“和平建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黄大伟率领警卫团胡耐甫、特务团陈光锐和新编歩兵团张步楼等三个团兵力3000多人，以炮舰掩护，强行在港尾一带（陈、胡两团在白坑、张团在屿仔尾）登陆，企图沿浮宫向漳州方向进犯。当时75师445团水清浚部驻防石码，郭殿荣营驻防港尾的屿仔尾、岛美、碧塘之线。当伪军登陆后，郭殿荣与保安中队、警察所等地方团队，合力进行抗击，在“梅峰寺”一带相持苦战，不久，后续部队源源驰抵支援，水清浚团组织兵力从两侧夹击并以一部尾随敌后，截断伪军后路。当陈、胡、张等伪军发觉三面被包围后，后路被截断，舰艇已离去，伪军顿时惶惶失措。这时，水清浚与郭殿荣两部合力阻击、并及时开展政治攻势，向伪军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欢迎共同抗日”，还派出人员进行劝降；伪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势下，终于先后派出营长、团副、副官等持白旗前来洽降，经水清浚团长与伪军胡、陈两团长当面洽谈，允许陈、胡两团伪军20日开入港尾

休整待命，原来比较顽固的张耐甫警卫团，得知陈、胡两部已经投降，也不得不举白旗投诚，港尾战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迫使伪军三个团反正，共接收伪军投诚的官兵3000多人，枪枝2800多杆、平射炮、迫击炮及轻、重机枪等一大批。

21日伪军奉命全部开抵漳州，听候改编，经75师报请陈仪（陈为福建省主席兼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许可，转报上级批准，对投诚伪军编为陆军暂编十三师，调升原75师225旅旅长史克勤为中将师长，参谋长陈应瑞为副师长兼参谋长，随即调往浙江衢州，归第十集团军指挥。

港尾作战后不久，郭殿荣被提升为副团长，在他的倡议下，把“梅峰寺”改为“得胜庙”，并树立碑记，庙门两边对联为：“得三团反正八闽共赞；胜一筹之算四海同钦。”以纪念港尾抗战胜利。

写于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以“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注①：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侵华英军总司令义律率领兵舰，向厦门侵扰，七月二日和八月二十二日先后窜入青岛及厦门内港，八月二十四日以三只舢板追逐我国商船，南炮台官兵发现敌情后，立即发炮轰击英舰和舢板，英舰才被迫退走，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威风。

日军飞机滥炸漳州的罪行

陈 郑 煊

199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在这纪念神圣伟大胜利的日子里，不禁回想抗战期间日机滥炸漳州市区的罪行。

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大举入侵中华，战争烽火从河北蔓延东南，气焰非常嚣张。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惨无人道的进行着烧、杀、抢、奸淫虏夺，肆无忌惮地用飞机对我国各城市进行狂轰滥炸，大量屠杀我手无寸铁的平民，妄图消灭我抗日力量，征服中国。

1938年厦门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日军以厦门为据点，多次用飞机到漳州一带进行轰炸，据有关史料记载，从1937年8月至1945年8月，日机入侵漳州进行狂轰滥炸共181架次，投弹348枚，炸死平民189人，炸伤217人，炸毁民房397座。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证，也是日本侵略者欠下漳州人民的血债。

抗日战争期间，我居住在漳州，现就我亲眼目睹被日机轰炸的惨状，记述于下：

、 厦门沦陷后，日机多次对漳州进行轰炸，其中以1938

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廿五日），敌机3架侵袭漳州市区最为残暴。抗日期间，驻漳的军队七十五师，防空设施薄弱，只有机关枪，并无高射炮，致使日机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任意在漳州上空盘旋窥察，低飞俯冲投弹、扫射。

当时我在漳州毓南小学任教员，学校为了防空，让学生提早于上午7点上课，至9时放学回家。24日上午10点左右，我和弟弟在家里楼上修理屋顶，刚要搬瓦片上屋顶时，突然响起警报声，我原认为是日机过境，不大介意，一会儿飞机声渐远，我们又继续上屋工作。不料隔了20多分钟，紧急警报呜呜响起，声音短促紧迫，我母亲在楼下高声叫我们快下楼来，警报声音尚未停止，敌机即隆隆飞临漳州城。我们惊慌跑进屋里，一时找不到躲避处，我弟弟看见菜园墙角有一大堆稻草，则叫全家人赶快钻进去。我觉得在草堆里很闷气，只倒卧在草堆边，举眼仰望。敌机先是从南向北，突然转头，由北向南俯冲而下，随着便听见轰！轰！轰！一连串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我伏在地面上，都觉得地面在震动，我们躲避的草堆边被震的沙土飞扬，蒙蒙地扑得我满身泥沙，心里又急又怕，真不知要怎么办才好，大约过了5分钟，敌机飞远去，防空哨鸣放解除警报声。我母亲和弟弟从草堆里爬出来，心里怕极了，开始准备行李要疏散到莲塘乡去找亲戚。正在收拾行李时，忽听门外有人惊呼：“哎呀！龙眼营开春香烛店落一炸弹，死伤二、三人，南市场边也炸倒了一间民房，屋里一家五人全部死亡，真惨啊！”开春香烛店是我姨丈开

设的，一听到这个消息，我迫不及待地跑出家门，直奔龙眼营。路上经过南市场边，那座被炸倒的房屋还在冒出燃烧的火烟，附近地面上有个圆桌大的窟窿，旁边有个防空纠察队的人员向观众喊叫：“危险！大家离开，还有一颗未爆炸的炸弹。”我那顾得这些，迈开大步冲过去，一口气跑到龙眼营香烛店被炸的现场，那惨不忍睹的景气，使我目瞪口呆，开春香烛店全座倒塌，瓦砾朝天，板梁木柱歪斜，残损的门窗、家具、货物散落满地；我姨丈被炸死倒在堂屋瓦砾中，头脑破裂鲜血直流；表嫂被弹片炸得衣裤破裂，腰部炸成两段；表兄庆福俯卧在门前台阶，双脚被炸断，只剩一点皮吊着，墙壁上贴了许多血肉，真叫人惨不忍睹。表哥双脚虽断，但还能呼吸，只是不能开口说话，在这万分悲痛情况下，有位好心的青年，临时找一张破竹床，帮我迅速把庆福哥抬到闽南医院抢救。这时医院人声鼎沸，许多在别处被炸伤的男女，或抬或扶，涌到医院要求抢救；那时伤者嚎叫，家属啼哭，令人听之毛骨耸然！

当时医院设备较差，手术室输血用品也不充足。我表兄在医院勉强度过了一晚，最后因伤势严重死亡了。

这次日机侵袭漳州市区，在南市场边、龙眼营、上坂以及中山公园一带，投弹三十多枚，炸毁民房一百多间，死伤民众一百多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杀死我国千百万无辜平民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国恨家仇！

抗日救国 不忘历史

——菲律宾“华友”战斗英雄陈增棍自述

柳永真 整理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与世界反法西斯50周年的日子里，回忆起青少年时代在菲律宾参加“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的情境，深感国耻家恨，永世难忘。现把我当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情况简述于下：

1928年7月30日出生在晋江市永和乡。1940年，在本乡读小学，日寇占领厦门时，不断派兵在家乡沿海登陆，肆无忌惮地对无辜平民烧杀掳掠。当时我年仅12岁，母亲怕我受害，要我去找父亲，逃命到国外。那时我只身潜入厦门敌占区，随丹麦外轮偷渡去菲律宾寻找父亲。孰料，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把侵略战火扩大到东南亚，日军的铁蹄踏上了菲岛。1942年1月2日，日军侵占马尼拉市，菲律宾人民和当地华侨陷入了苦难的深渊，我父亲开设在克拉克机场附近的店铺惨遭日机轰炸，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及周围店宅。我虽幸免于难，但变得一无所有，不得不流浪街头，备受艰辛。在残酷现实生活中，使我饱尝了亡国奴的痛苦，也逐渐地懂得了国仇家恨。于是，就暗下决心要跟日寇拼命。当时，日

军的侵略暴行，激起了菲律宾人民和华侨的无比愤怒与强烈的反抗。菲岛华侨组织秘密团体——“爱国忠魂社”（国民党领导）就地与菲律宾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我和一批流浪的小朋友就协助了解敌情，分发传单，偷取日军枪支给该组织。1942年6月，我和一批小朋友被正式发展入社，但不分配战斗任务。不久，我被编入“华侨青年血干团”（属三青团领导）第6大队，担任行动组长，在马尼拉市负责除奸杀敌、了解情报的工作，配合战友，利用小孩扮装擦皮鞋工的方便，经常深入日本宪兵部、伪商会去分发“警告传单”，还配合战友，将两支短枪藏在擦皮鞋箱里，消灭4个汉奸、打伤2个日酋，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有一次，日军戒严，要抓从东方撤去的抗日军，我扮装擦皮鞋，为了掩护战友越过警戒线，就对日军谎报：“几个抗日军从北面逃去”。日军要我带路去搜捕，我故意带路向北走去；当东撤的抗日军已经脱离险境后，我即跳入江中，迅游而逃，气得追捕的日军哇哇嚎叫。这一段干得很痛快，但每次行动后都有人被捕或牺牲，包括同乡陈烈德。后来才知道上层个别领导通敌、叛变，我们这些青少年因到处流浪，才免于难。

1943年，我们的大队长陈培德为更有力打击敌军，与地下党“抗日反奸大同盟”（简称“抗反”）接头后，把整个第6大队更名为“华侨青年迫击团”，参加劫取日本军库物资，以救济山区，并支持山区的抗日武装。在一次行动中，我和几位小战士为掩护战友，不幸被日本宪兵逮

捕，入狱50多天，受尽严刑拷打，昏倒在地，仍然坚贞不屈。6月底，我们被领导营救出狱后，遂上山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侨抗日游击支队”。至此，我终于真正走上抗日武装第一线，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在老战友的关心帮助下，逐渐提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革命认识；虽然生活十分艰苦，经常行军、战斗，餐风露，但我终于有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在历次战斗中都勇敢杀敌，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一次在罗斯万牛与日军遭遇，战斗十分激烈，最后进入肉搏战，我虽然只有15岁，但凭着满腔抗敌的仇恨与决心，当时和3位战士，英勇地与日军面对面拼刺刀，毫无畏惧，击毙日寇2名，而我的右手腕被敌人刺伤，至今伤疤犹在。

“华支”经常与日寇开展战斗，日本鬼子曾集中5000兵力和伪警、保安队，向阿拉脱山麓和大树林发动了“大扫荡”。“华支”为战争需要做战略上的转移，奔走于入迹罕至的深山密林，穿过蚊虫横行的树林，战胜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南吕宋，重新开辟新的游击区。有一回，“华支”与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配合，同日寇进行遭遇战，当时，我刚从南吕宋内湖省游击区结束培训，编入“华支”第一大队，立即投入对敌战斗直至战斗结束。

1944年，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华支”提出：“扩大队伍，配合反攻”的口号；抓住有利时机，进行扩充队伍和整顿工作。先后在中吕宋、美骨、马尼拉市建立6个大队，约800多战士。不久，“华支”与菲律宾友军密切配合，向内湖省省会仙查格律斯守

敌发起猛攻。仙查格律斯是日本“山下防线”的最后一个阵地，“华支”与地下组织采取火攻战术，在战斗中，我在战友配合下，身抱炸药包，首先冲入日军驻扎的天主教堂钟楼，炸毁日军的指挥部。在这次战役中，“华支”共打死打伤敌军60多人，缴获重机枪两挺和一大批武器弹药。从此，仙查格律斯市光复，震动了菲岛。

1945年伊始，“华支”为了配合美军登陆，积极与当地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中吕宋、南吕宋的日军后方，破坏敌人的公路、桥梁、铁路等交通线，阻止日军调运兵力。一月中旬，“华支”总队长王汉杰率领的警卫部队在民兵的配合下，于邦邦牙省截击日军，歼敌50多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30多支和一批军用物资。数天后，又配合菲律宾人民抗日军攻入丹辘省省会丹辘社，与日伪军数百人展开激战，毙敌40多人；接着，解放了邦邦牙省省会仙彬兰洛。不久，“华支”应美军司令部请求，参加了著名的罗斯万牛集中营抢救战。“华支”担负主攻，指战员们前扑后继，率先冲入集中营，解救了被囚禁的美国侨民和战俘2000多人。美军司令部公开承认“华支”是一支英勇善战的游击队，特地致电祝贺，并派飞机空投军火支援“华支”。

1945年2月，盟军开始反攻，美军正式登陆。“华支”配合美军先头部队，经过激烈的巷战，歼灭了日军，光复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华支首先冲入，立即竖起中国的国旗，以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我因平时多练枪，所以枪法较准，被誉为“神枪手”。当日军退至万拉

峰火山顶峰时，有小股敌军出来巡逻，我准确地射击，打死日军4人，其中有一名是日军中尉。至7月4日战斗取得完全胜利，由此菲律宾全境得到光复。经过三年多的抗日战争，“华支”转战菲岛14个省和马尼拉市。在此期间，我担任主力班长，前后参战100余次，歼敌数十人，立下了战功。可惜的是在历次战斗中，有70多位中华优秀儿女为打击日寇、反对法西斯侵略者，捍卫居住国的独立自由，献出了宝贵的性命，树立了国际主义的光辉形象，他们在反法西斯正义战争中，以自己的鲜血浇注了中菲友谊之花，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誉。

1946年胜利后，原“华支”总队长王汉杰等领导人先后被召回祖国，在华南各游击区工作，继续配合我解放军进行战斗。1948年，为迎接解放军南下，中共华南局号召东南亚有斗争经验的爱国华侨回国加强边区工作。我服从组织决定，于1949年4月放弃在香港、菲律宾优越的生活及工作条件，进入闽粤赣边区，随军到闽西龙岩，5月转入闽南。从此，我就一直在南靖、华安、漳州一带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的，直到1988年在芗城区侨务办公室离休。

1990年4月11日，菲律宾政府根据1941—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的战功，由菲律宾退伍军人总会邀请原“华侨抗日游击支队”老战士访菲团，由原“华支”政委蔡建华（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已离休）为团长，我为秘书长，共9位同志应邀访菲。其中：我和另外2位同志被授予“军徽勋章”及颁发战斗奖状，获得战斗英雄的荣誉。这是表扬